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八十回 張玉峰奮勇鬥賊 韓智遠妖術得勝

詞曰：游手好閒有損，專心務本無虧。賭博場內抖雄威，金寶銀錢俱費。多少英雄落魄，也叫你富貴成灰。勸君及早把頭回，免受饑寒之累。

那玉面哪吒張玉峰進了北上房，在各處一找，那李慶龍並無下落，見旁邊有斷了的繩子，後窗戶已然開放，大約必是被人救去了。自己又一思想：「我既來到此，豈肯空回？不免我把那妖道刺殺，把他的首級帶回大營，這也算我的一件功勞。」主意已定，躡上房去，在各處一看，只見眼前有一所院落，正北是上房五間，東西各有配房。忽聽北上房外間屋內有人說：「來人！你們把牀帳收拾好了，山人我要歇息了。」有家人答應說道：「祖師爺，這裡也都收拾好了，你老人家請安歇吧，西裡間已然都預備好了。」那廣法道人韓智遠進了西裡屋安歇去了。張玉峰聽的明白，心中甚是喜悅，隱在廊簷之下，等候多時。聽見屋中並無動作，他這才慢慢的來至在風門之外，用舌尖舔破窗櫺紙一看，屋中正北是八仙桌兒一張，東西各有太師椅子，兩邊椅子上坐定兩個人，都有二十以外的年歲，頭戴三角白綾巾，勒著金抹額，二龍鬥寶，正中安定一朵艾菇葉，身穿寶藍緞子箭袖袍，上繡著白牡丹花，腰繫絲鸞帶，肋下佩一口太平刀，足下薄底快靴。兩個人都已然睡著。

張玉峰把門撥開，慢慢的進去，到了西裡間屋內，用手中的刀把帳子挑開，方要掄刀往下就砍，覺著牀下有人伸手，把他的腿腕子給拿住，往懷中一帶，那張玉峰立腳不穩，翻身栽倒在地。說：「喲！可了不得啦！有了刺客啦！」外間屋中那兩個人早已醒了，趕到屋中把張玉峰扶好。廣法道人韓智遠他這屋中早有防備，外間屋那兩人是故作睡著的。那牀底下這人名叫金壽，乃是黑面魔王金四龍的家人，練了一身的好功夫。他每日跟隨廣法道人韓智遠聽差，在這牀底下今日拿住了玉面哪吒張玉峰。這韓智遠立刻坐起，說道：「這還了得，膽敢前來刺殺山人！你叫什麼名字？共來了幾個人？在山人的跟前你要說實話，饒你不死！」這張玉峰一陣冷笑，說：「妖道，你要問，我名叫張玉峰，乃是大清營都司之職。今奉伊大人之命，特來這裡行刺於你。不想今日被你拿住了，殺剛存留，任憑於你！我乃是大清營堂堂的英雄，你們這一伙叛逆之賊，不久必被官兵拿獲，把你等碎屍萬段，方出我胸中之氣！」妖道一聞此言，說道：「好一個膽大的小輩，待我結果你的性命！」伸手拉出寶劍來，照定張玉峰方才要刺，只見那金壽說道：「祖師爺暫息雷霆之怒，今日將他帶到外面去殺，怕把這屋子髒了，有一股血腥氣味，不便。」韓智遠一聽此言，甚是有理，說：「你三個人去把他殺死。」

這三個人把張玉峰搭到院中，金壽立刻拉出一口佩刀來，在張玉峰面前說：「姓張的，你今日死在我們這裡，還不快說些好話，哀求我們祖師爺吧！」張玉峰一聽，說道：「我把你這無知的匹夫，我今既被你拿住，有死而矣，何必多說！」金壽舉刀照定張玉峰方要刺，忽然他背後來了一宗暗器，正打在金壽的後腦海，當時身死，嚇的那個家人撒腿就跑。又從房上跳下一人來，過去方要解開張玉峰，只見屋中老道出來，說道：「好一個孽障，休要逞強，我來拿你！」一伸手拉出來一桿白色的七星旗，照定那人一指，那人翻身栽倒在地。

書中交待，來者是衛輝府回回峪的黑錦太。他自從二打剪子峪之後，派他兒子去到大清營，至今並無音信。他也是行俠作義之人，自帶隨身的短把刀、避血柄，由家中起身。走在半路之上，正遇見伊大人回兵獨龍口，攻打金家溝雙虎莊。他暗中換了一身夜行衣服，在各處一探，方才救了病二郎李慶龍。二人在房上見張玉峰躡至這院中，到了北上房，似乎前要去行刺。二人暗中觀看多時，見他被妖道拿住了，心中說：「不好！」聽那金壽說抬到院中去殺，黑錦太用避血柄把那金壽打死。方要救張玉峰，只見老道韓智遠出來說道：「好孽障，你休要逃走，我來拿你！」伸手拉出一桿七星迷魂旗來，說道：「無知的匹夫，待我來結果於你！」把七星旗子一指，那黑錦太翻身倒於就地。李慶龍在房上一看，心中說：「呀，不好！這還了得！我的救命恩人也被他拿住，我要走了，豈不叫天下英雄恥笑，說我是畏刀避箭、怕死貪生之人。不免我下去，把這賊人要一腳踢倒更好；倘若不能將他踢倒，我死在這裡，和我那救命恩人一同作刀頭之鬼。」主意已定，先從房上揭起一塊瓦來，照定韓智遠面門打去。韓智遠一閃身，躲過這塊瓦，回頭一看，見李慶龍從房上跳下來，說：「呔！你這妖道，休要逞強！我來拿你這無名的小輩！」韓智遠說道：「你這不知死活的囚徒，膽敢這等無禮！」用手中七星迷魂旗衝定那病二郎李慶龍一指，一股黑煙，登時李慶龍覺著頭暈眼昏，翻身栽倒就地。

那廣法道人氣往上撞，說：「你這三個奸細，敢來至我山人這裡討死，待我結果你的性命！」掄寶劍照定那黑錦太就要刺。只聽房上有人說：「呔！好一個妖道，你真膽大包身！我來也！」從房上跳下，站立平地。老道借著星月光輝往對面一看，見來者那人是便服打扮，手中擎著一對子母鴛鴦鉞，年有二十以外，風流人物，俊俏不俗，擺兵刃照定那妖道韓智遠迎面刺來。韓智遠一個箭步躡開，說：「你叫什麼？通上名來！」那人說：「我乃鐵膽書生諸葛吉是也。只因我三弟張玉峰他奉令來探你這一座雙虎莊，我和大哥商議，一同前來接應。」韓智遠一聽，說：「原來你等也是大清營的差官，我正想要把你等一網打盡！你別走，看山人的法寶捉你。」用手中七星迷魂旗一指，一股黑氣，諸葛吉登時一陣昏迷，栽倒在地。韓智遠說道：「來人！把這四個人我都給我捆上，然後發落！」話音未了，只見又從房上跳下一人，來者正是鋼腸烈士歐陽善，抽出刀來照定妖道頭頂就刺。那妖道一閃身躲過鋼刀，急用手中七星迷魂旗照定歐陽善一指，他也立刻昏迷不醒，倒於地上。韓智遠看見，急忙過去舉刀要刺，忽然身背後來了一個家人，說：「祖師爺息怒！後邊夫人有請！」韓智遠一楞，不知所請是何事情，故此將手中刀停住，未能下落殺他，說道：「暫且把他捆在這裡，等我見了夫人，回來再殺他們吧。」

且表這韓智遠他自從來到此處，見了夏海龍，就在這裡操演人馬，幫辦軍旅之事。後來只因夏家莊殺了梅素英，這鄧芸娘見事不祥，同著夏家莊的莊兵逃難，來至金家溝雙虎莊，見了夏海龍訴說前情。夏海龍一聞此言，方知道那結髮之妻梅素英被殺，死在大清營的差官之手，心中甚是痛恨。他把各路的莊兵調齊，在雙虎莊會集在一處，要與大清營決一死戰。這一日，韓智遠見了鄧芸娘生的這樣花容月貌，絕類無雙，心中甚是喜悅，說道：「美人，你跟我成為夫婦，不知你尊意如何？」鄧芸娘一聽韓智遠之言，仔細一看，見他面如紫玉，古怪的相貌，心中甚是驚異，說：「仙師乃修道之人，小婦人此時是花謝柳枯、鶯衰雁老、珠黃玉碎之人，只要不嫌我，情願終身相待。」老道聽罷此言，心中甚為喜悅，二人攜手攬腕，到了西跨院北上房，共入羅帳，鸞顛鳳倒，覆雲翻雨。鄧芸娘百般的獻媚，嬌聲豔語，這老道採戰得法，二人情投意合。自此兩個人每夜在一處作樂。

再說鄧芸娘並不愛妖道韓智遠，他因譚逢春是為百花娘子梅素英身死，也不把他放心內，甚是想念那玉面哪吒張玉峰。今日鄧芸娘正在西院中對著一盞孤燈，思想起自己從前之事，好不傷心：「父母雙亡，就剩下兄妹二人。我哥哥是死在那大清營戰將之手，就剩下我孤身一人。直到如今，落得孤孤單單、冷冷清清，並無一個知心之人。我看這老道也不是成事之人，思想起來，終究哪是我的知疼著熱之人？」想在這裡，不由的落下幾點淚來。正是那：殘燈思舊事，斷雁續新愁。

正在心中煩悶，聽見外面一陣大亂，派使喚婆子出去一看，回來報道：「廣法道人韓智遠拿住了大清營的四五個差官。」鄧芸娘聞聽老媽之言，心中一動，怕有那日逃走的張玉峰，心內十分記念，連忙派人出去告訴那韓智遠，說道：「夫人有請！」